

孫子卷之七

性七

孫子註解卷之七

性七

軍爭篇

曹操曰兩軍爭勝。李筌曰

人爭利。○王哲曰爭者爭利得利則

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

我勞也。○張預曰以軍爭為名者謂

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

實然後能與人

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筭恭行天罰

○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逆

合軍聚衆

曹操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為軍

陳○梅堯臣曰聚國之衆合以爲軍○王
哲曰大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
舉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
衆○張預曰合國人以爲軍聚兵衆以爲
陳

交和而舍

性七

曹操曰軍門爲和門左右門爲旗門以車
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軍相對
爲交和○李筌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後
彊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而件之力相兼

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杜牧曰周禮以
旌爲左右和門鄭司農曰軍門曰和今謂
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叙和出入明次
第也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
對也○賈林曰舍止也士衆交雜和合而
止於軍中趨利而動○梅堯臣曰軍門爲
和門兩軍交對而舍也○何氏曰和門相
望將合戰爭利兵家難事也○張預曰軍
門爲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
也或曰與上下交相和睦然後可以出兵

為營舍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
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莫難於軍爭

曹操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

杜牧曰於爭利害難也○梅堯臣曰自受

性七

二

命至此為最難○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
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

曹操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杜
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為近以患為利

誑給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陳皞
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
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者
即不能與敵爭也○賈林曰全軍而行爭
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
敵之勝最其難也○杜佑曰敵途本迂患
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
○梅堯臣曰能變迂爲近轉患爲利難也
○王皙曰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
至皙謂示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

從間道出也○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
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
隨逐鄉導由直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
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
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
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張預曰變迂曲
為近直轉患害為便利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
迂直之計者也

曹操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

至者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李筌
曰故迂其途示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
用兵若此以患為利者○杜牧曰上解曰
以迂為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
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
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
也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
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
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
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

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
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
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
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
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秦
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
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
擊大破之闕與遂得解○賈林曰敵途本
近我能迂之者或以羸兵或以小利於他
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梅堯臣曰

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
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害之謀也○何氏
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
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
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

性七

四

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為變
其疾如風是也○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
則勝允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以小
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
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為直以患為

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為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為利軍爭為危

曹操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李

荃曰夫軍者將善則利不善則危○杜牧曰善者計度審也○賈赫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為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梅堯臣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

又一本作軍爭爲利衆爭爲危○何氏曰
此又言出軍行師驅三軍之衆與敵人相
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之則爲利失之則
爲危不可輕舉○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爲
利庸人爭之則爲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
之故也

性七

五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曹操曰遲不及也○李筌曰輜重行遲○
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
以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

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遠○梅堯臣曰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王皙曰以輜重故○張預曰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操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李筌曰委棄輜重則軍資闕也○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賈林曰

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杜佑曰委置庫
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
已輜重皆悉棄捐○梅堯臣曰委軍中所
有而行則輜重棄○王皙同曹操註○何
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
進則恐輜重爲敵所掠故棄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

曹操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東

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爲敵所擒也若秦伯釐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曹操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爲

性七

六

擒○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爲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

爲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
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臏死於馬陵亦其
義也○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
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
息乃得百里爲一舍倍道若如此爭利衆
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爲敵所擒其法什一
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
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
人中先擇十人平旦死至其餘繼至有已
午時至者有申未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

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凡爭
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
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
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
可知也○陳皞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
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
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一則勁
者也○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力盡如此
則我勞敵佚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慎勿為

也○杜佑曰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為

擒也彊弱不伏相待率十有一人至軍也
罷音疲○梅堯臣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
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將軍爲其擒
也何則涉途旣遠勁者少罷者多十中得
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師也○王皙曰
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宜近不宜遠耳夫
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穿
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
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即敵人以佚擊我之
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倍道

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
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
并氣積力增壘遣間示怯以驕之使秦不
意其至兵又堅奢又去闕與五十里而軍
比秦聞之及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
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
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投之險難
先據高陽竒正相因曷爲不勝哉○何氏
曰言三將出竒求利委軍無輜重卷甲務
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

我勞敵佚敵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
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張預曰
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
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爲
倍道晝夜不息爲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

性七

八

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
不得飲飢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
以飢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帥
必皆爲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
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

悉疲困而在後況重兵也。何以知輕重俱
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
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為遠也。焉有半
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蹙上將軍其法半至

曹操曰蹙猶挫也。○李筌曰百里則十人
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
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杜牧曰半至者
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賈林曰
上猶先也。○杜佑曰蹙猶挫也前軍之將

已為敵所蹙敗○梅堯臣曰十中得五猶
速不能勝○王皙曰罷勞之患減於太半
止挫敗而已○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
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蹙上將謂前軍先
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
注七
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答曰此形
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而
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
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
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曹操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李筌曰近不疲也故無死亡○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梅堯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王皙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二至蓋其精銳者之力未至

勞乏不可決以爲敗故不云其法也○張
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太半不失行列之政
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
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

亡

曹操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李筌曰無
輜重者關所供也袁紹有十萬之衆魏武
用荀攸計焚燒紹輜重而敗紹於官渡無
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於食也夫子曰足

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善用兵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乏闕也漢高祖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兖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也○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性七裝委積者財貨也○陳皞曰北說委軍爭利之難也○梅堯臣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王皙曰委積謂新鹽十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

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
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操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李
筌曰豫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也○杜

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
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
固不可與交兵也○陳皞曰曹說以為不
先知敵人之作謀即不能預結外援二說

並通○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

預交鄰國以爲援助也○張預曰先知諸侯之實情然後可與結交不知其謀則恐翻覆爲患其鄰國爲援亦軍事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是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之

性七

十二

曹操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澗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
○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溇淖之

所必先審知○張預曰高而崇者為山衆
木聚者為林坑坎者為險一高一下者為
阻水草漸洳者為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
為澤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
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
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即鹿無
虞則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凡兵主者
必先審知地圖輶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

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
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
廢邑園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
錯者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衛公李靖曰
允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

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
跡或刻爲獸足而却履於中途或上冠微
禽而幽伏於藪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
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視氣色覩
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辨來

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
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
捨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
先知也○陳皞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爲
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杜佑曰不任彼
性七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
○梅堯臣曰凡丘陵原衍之向背城邑道
路之迂直非人引導不能得也○何氏曰
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
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

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于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醉行則有暴來之鬪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設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丘阜之

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
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
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
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
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嘗使大夏留匈

性七

十三

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
飢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道或軍
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為其誘
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
終如一乃可為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

其室家使之係心即為吾人當無翻覆然
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
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
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張預曰山
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
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鄆人導
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
勝也○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王

哲曰謂以迂為直以惠為利也○何氏曰
張形勢以誤敵也○張預曰以變詐為本
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為立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梅堯臣曰非
利不可動○王皙曰誘之也○何氏曰量
敵可擊則擊○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
也傳曰三軍以利動

以分合為變者也

曹操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為變也○李筌

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為變化之形○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

○陳皞曰乍合乍分隨而更變之也○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為

性七

十四

變化之術○梅堯臣王皙同曹操註○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為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為奇兵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

於正焉於正焉於正焉於正焉於正焉於正焉於正焉於正焉於正焉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故其疾如風故其疾如風故其疾如風故其疾如風故其疾如風故其疾如風故其疾如風

曹操曰擊空虛也○李筌曰進退也其來

無跡其退至疾也○梅堯臣曰來無形跡

○王皙曰速乘虛也○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皆靡

其徐如林

曹操曰不見利也○李筌曰整陳而行○

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

林木也恐為敵人之掩襲也○孟氏曰言

緩行須有行列如林以防其掩襲○杜佑
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不
移○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王
哲曰齊肅也○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
若林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
重者如山如林性七輕者如炮如燔十五

侵掠如火

曹操曰疾也○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

○杜牧曰猛烈不可嚮也○賈林曰侵掠
敵國若火燎原不可往復○張預曰詩云

如火烈烈莫我敢逼言勢如猛火之熾誰

敢禦我曰蘇然不可醫也○賈林曰是就

不動如山○李筌曰吹火激氣無宜草

曹操曰守也○李筌曰駐車也○杜牧曰

閉壁屹然不可搖動也○賈林曰未見便

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梅堯

臣曰峻不可犯○王皙曰堅守也○何氏

曰止如山之鎮靜○張預曰所以持重也

荀子議兵篇云圓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

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

移犯之者其角立毀

難知如陰

其意云圓而方五限亦盡其然

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覩萬象○杜

牧曰如玄雲蔽天不見三辰○梅堯臣曰

幽隱莫測○王皙曰形藏也○何氏曰暗

祕而不可料○張預曰如陰雲蔽天莫覩

辰象

動如雷震

李筌曰盛怒也○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

知所避也○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

公曰疾雷不及掩耳○梅堯臣曰迅不及避○王皙曰不虞而至○何氏曰藏謀以奮如此○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瞬目

掠鄉分衆

曹操曰因敵性七而制勝也○李筌十六曰抄掠必

分兵爲數道懼不虞也○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

○陳皞曰夫鄉邑村落因非一處察其無
備分兵掠之 掠鄉一作指向○賈林曰
三軍不可言遣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可
語傳故以麾幟分衆故因敵陳形可爲勢
此尤順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梅堯臣
曰以饗士卒○王皙曰指所鄉以分其衆
鄉音向○何氏曰得掠物則與衆分○張
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
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
足用

廓地分利

曹操曰分敵利也○李筌曰得敵地必分
守利害○杜牧曰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
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
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利忍不能與今大王

性七

十七

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
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陳皞曰言獲
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賈
林曰廓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
梅堯臣曰與有功也○王皙曰廓視地形

以據便利勿使敵專也○張預曰開廓平
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
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
謂此也

懸權而動

曹操曰量敵而動也○李筌曰權量秤也
敵輕重與吾有銖鎰之別則動夫先動為
客後動為主客難而王易太一遁甲定計
之筭明動易也○杜牧曰如衡懸權秤量
已定然後動也○何氏同杜牧註○張預

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
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言相量敵之輕重
審察將之賢愚然後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餒寒生於道路○

杜牧曰言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
可以為勝其計量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
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
法也○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
遠近之方則勝○王皙曰量敵審輕重而

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世古梅堯臣曰軍之舊典○王皙曰古軍書言不相聞故為金鼓

杜佑曰金鉦鐸也聽其音聲以為耳候○梅堯臣曰以威耳也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王皙曰鼓鼙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

疏數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為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為目候○梅堯臣曰

以威目也目威於色不得不明○王皙曰

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李筌曰鼓進鐸退旌賞而旗罰耳聽金鼓

目視旌旗故不亂也勇怯不能進退者由

旗鼓正也○張預曰夫用兵既衆占地必

廣首尾相遠耳目不接故設金鼓之聲使

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
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矣故曰闔衆如
闔寡形名是也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
此用衆之法也

注七

十九

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即今
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
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
其勇前獲雉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
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

也乃斬之。○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
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
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
而獨先也。○王皙曰使三軍之衆勇怯進
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爲也。○張預曰士

卒專心一意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
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
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
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
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

進退不一耳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目也

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

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明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答曰富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

人來襲我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
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則為營行
則為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
亦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
遶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鈎

性七

二十

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
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
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
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為暗道
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

即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
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
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
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
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
敵人勁弩彊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
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
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即諸
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
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

綱矣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兵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斫營萬人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為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陳皞曰杜

集

二十一

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刻期而戰非也天寶末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斫營而已○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梅

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惑敵人耳目○王皙
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懋我之威武聲
氣也傳曰多鼓鈞聲以夜軍之○張預曰
九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
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
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為左右句卒
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
遂為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
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踈陳之
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

三軍可奪氣

曹操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李筌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
勺齊人一鼓公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
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
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杜牧
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
將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
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
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毋丘儉文欽反諸軍
屯樂嘉司司景王銜枚徑造之欽子騫年
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
擊之可破既而三噪之欽不能應騫退相

性七

二十二

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
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騫小而銳引軍內
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
而衰三而竭騫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
走何待欽果引去○王皙曰震熱衰情則

軍氣奪矣。○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有所乘，則可矣。○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舍生稟血，鼓作鬪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

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尉繚子
謂氣實則鬪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
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
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
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

性七

二十三

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
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
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心之令憤撓之令亂間之令踈卑
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杜牧曰心者

將軍心中所倚賴以為軍者也後漢寇恂
征隗囂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峻遣軍將
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
副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
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
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
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
降耳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衆伐後魏始
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
來路父子問絕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

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
之憂懼以為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
破於參合陂○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
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王皙曰紛
亂誼譁則將心奪矣○何氏曰先須已心
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
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
是也○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
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
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

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
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
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
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
之心可得而奪也

性七

二十四

是故朝氣銳

陳皞曰初來之氣氣方盛銳勿與之爭也
○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即
朝氣也○王皙曰士衆凡初舉氣銳也

晝氣惰

王皙曰漸久少怠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

氣衰竭之氣也○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

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

則惰而思歸故可擊○王皙曰怠久意歸

無復戰理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

也

李筌曰氣者軍之氣勇○杜牧曰陽氣生

於子成於寅衰於午伏於申允晨朝陽氣
初盛其來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擊之
必勝武德中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汜水東
建德列陳彌亘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觀
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

性七

二十五

城而陳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
久卒飢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
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飢倦悉列坐石又
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生擒建德○
陳皞曰有辰巳列陳至午未未勝者午未

列陳至申酉未勝者不必事須晨旦而為
陽氣申午而為衰氣也太宗之攻建德也
登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盡銳來攻我當
少避之退則可以騎留之以明不須晨旦
也允彼有銳則如此避之不然則否○杜
佑曰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
氣者也曹劌之說是也○梅堯臣曰氣盛
勿擊衰懈易敗○何氏曰夫人情莫不樂
安而惡危好生而懼死無故驅之就卧尸
之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心之所畜非有

忿怒欲鬪之氣一旦乘而激之冒難而不顧犯危而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則率爾爭鬪不啻諸劇至于操刃而求鬪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息惻然而悔矣故三軍之視強寇如視處女者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是以即墨之圍五千人擊却燕師者乘燕剽降掘塚之怒也秦之鬪士倍我者因三施無報之怒所以我怠而秦奮也二者治氣有道而所用乘其機也○張預曰朝喻始書喻中

暮喻末非以早晚為辭也。凡人之氣初來
新至則勇銳，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
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惰歸則出
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
氣者也。前趙將游于遠之敗，伊餘羌唐武
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性七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二十六

李筌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杜牧曰：司
馬法曰：本心固，言料敵制勝，本心已定，但
當調治之，使安靜堅固，不為事撓，不為利

惑候敵之亂伺敵之譁則出兵攻之矣○
陳皞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
錯雜行伍輕器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
之○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
我之清淨待敵之誼譁此治心者也故太
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也○
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寧○王哲同
陳皞註○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
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
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於骨髓

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
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
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
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
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卧而不起藥
性七
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審此二
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
有餘也○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
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
已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杜牧曰上文云致人
而不致於人是也○杜佑曰以我之近待
彼之遠以我之閑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
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梅堯
臣曰無困竭人力以自弊○王皙曰以餘
制不足善治力也○張預曰近以待遠佚
以待勞飽以待飢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
所謂善治已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操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李筌曰正
正者齊整也堂堂者部分也○杜牧曰堂
堂者無懼也兵者隨敵而變敵有如此則
勿擊之是能治變也後漢曹公圍鄴袁尚
來救公曰尚若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
山來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逆擊大破
之也○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
無懼也必有奇變○王皙曰本可要擊以
視整齊盛大故變○何氏曰所謂強則避
之○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

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須
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
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性七

二十八

李筌曰地勢也○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
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
倚丘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
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
迎○孟氏曰敵背丘陵為陳無有後患則

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杜佑曰敵若依據丘陵險阻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馳勢不便及有殞石之衝也。○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丘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王皙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何氏曰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

後至者敗奢從之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
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
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
却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
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

陸七

二十九

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
且却且引得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
始交周人大潰並即奔遁○張預曰敵處
高爲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孤矢之施
發皆不便也故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

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引
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李筌杜牧曰恐有伏兵也○賈林曰敵未
衰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謹勅將

士勿令逐追○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
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兵者必有奇伏勿
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亂
行者欲以為變也○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皙曰勢不至北必有詐也則勿逐○何

氏曰如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
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爲上將軍
趙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竒兵以
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
秦竒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
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
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
待救至秦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發卒
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
陰相殺食括中射而死蜀劉表遣劉備北

侵至鄴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備
燒屯去惇遣諸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
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
聽惇等果入賊伏裏典往救備見救至乃
退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同伐吐谷渾
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
其主先已奔賀真城留其征南王及數千
人固守寧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關門逐
之因回兵奪門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
獲其征南王俘獲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北齊高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
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
其衆之撓也召將帥而語之曰我當佯退
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誠之景又
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走梁
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
爲信爭掩擊遂大敗之唐安祿山反郭子
儀圍衛州僞鄭王慶緒率兵來援分爲三
軍子儀陳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
壁內誠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

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既戰子儀偽退而
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遽聞鼓譟矢注如雨
賊徒震駭整衆追之遂虜慶緒○張預曰
敵人奔北必審真偽若旗鼓齊應號令如
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不
可從之若旗靡輒亂人置馬駭此真敗却
也

性七

三十一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彊氣也○杜牧曰避實也楚子
伐隋隋臣季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
攜矣隋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隋師
敗績○陳皞曰此說是避敵所長非銳卒
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勿攻之待
其懈惰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鬪其鋒莫
當蓋近之爾○梅堯臣曰伺其氣挫○何
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
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
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
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

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高
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
不利損我必大今但有獎勵將士廣施方
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
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
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
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
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
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
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

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
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
火攻拔之備因夜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
新城司馬景王使毋丘儉文欽等拒之儉
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

性七

三十二

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
令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日恪攻城力
屈死傷太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
斷其歸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
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

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年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生擒伊餘于陳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顧謂道宗

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
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令衆深
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
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
意見暗與我合後賊食盡夜遁一戰敗之

性七

三十三

又太宗征薛仁果於折墪城賊十有餘萬
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請戰太宗曰我
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
鬪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
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

戰者斬相持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貳其
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必腹內離謂諸
將曰可以戰矣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
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睽自恃驕悍求戰不
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
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睽攻之愈
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
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遲明合戰令將
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餌之
羅睽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禦大軍

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
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
又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
銑將文士弘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
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
出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
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
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與
賊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張預曰敵若
乘銳而來其鋒不可當宜少避之以伺疲

挫晉楚相持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
樂書曰楚師輕窵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
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果
賊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
曰當且閉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一戰而
破也果然

性七

三十四

餌兵勿食

李筌曰秦人毒涇上流○杜牧曰敵忽棄
飲食而去先須嘗試不可便食慮毒也後
魏文帝時庫莫奚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

衆討之王乃多爲毒酒賊旣漸逼使棄營
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輕騎縱
擊俘獲萬計○陳皞曰此之獲勝蓋非偶
然固非爲將之道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
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中哉此言喻魚若
見餌不可食也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
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將以爲敵騎多不
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
即知餌兵非止謂寘毒也食字疑或爲貪
字也○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

敗敵以兵來釣我我不可從○王皙曰餌
我以利必有奇伏○何氏曰如春秋時楚
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
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
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

性七

三十五

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
城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佯敗棄輜重走
車載土以豆覆其上鄧弘取之爲赤眉所
敗曹公未得濟而放牛馬馬超取之而公
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醜劉備分取之

而爲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也
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爲于謹伏兵
所破此皆餌之之術也○張預曰三略曰
香餌之下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爲釣者
所得兵貪利則爲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
謂寘毒於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爲餌也若
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
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

歸師勿遏

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杜牧曰

曹公自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
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
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
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步騎來攻
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遏吾歸師而

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孟氏曰人懷歸
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杜佑曰
人人有室家鄉國之往不可遏截之徐觀
其變而制之○梅堯臣曰敵必死戰○王
皙曰人自爲戰也勿遏塞之若猶有他慮

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鄴袁尚來救諸將以
爲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則避
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
歸意全循山來則顧負險且有懼心也○
何氏曰如魏初曹操圍張繡於穰劉表遣
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
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合兵
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
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
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

荀彧曰虜逼吾歸師與吾死地是以知勝
齊建武二年魏圍鍾離張欣泰爲軍主隨
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
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
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逼古人畏之兵
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秦苻
堅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
于華澤堅將苻叡竇衝姚萇討之苻叡勇
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
奔關東叡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

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追也。敵弗從戰于華澤，敵敗績被殺。後涼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追，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

性七

三十七

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為弘所敗。○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既破劉表，謂荀彧曰：「虜追吾歸師，吾是以知勝。」又呂弘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

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
為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為弘所敗古人
似此者多不可悉陳

圍師必闕

曹操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
以示生路也○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
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圍之敵必堅守不拔
也項羽坑外黃魏武圍壺關即其義也○
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
之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相聚

入原武城劫掠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
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
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門方略明帝
時爲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
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小緩緩
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即勅令
開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大唐天
寶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
門賊衆退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
以縱之賊見開圍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

殲其衆是開一面也○杜佑曰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欲使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疆救在表當堅固守之未必闕也此用兵之法○

梅堯臣同曹操註○何氏曰如後漢初張

性七

三十八

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雋與徐璆共討

黃巾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
連城不克雋登山覩之顧謂張超曰吾知
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急逼乞降不受
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
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徹圍并兵
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
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破之
又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
月不下曹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
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

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日久
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
太祖從之開城遂降又後魏末齊神武起
義兵於河北介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
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彊號二十萬圍神武

性七

三十九

於南陵山是時神武馬二千步卒不滿三
萬人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
歸道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
○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
使不堅戰後漢朱雋討賊師韓忠於宛急

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
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
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圍壺關謂之曰
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
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
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之遂拔其
城是也

窮寇勿迫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清發
闔閭復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

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覩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陳皞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也○梅堯臣曰困獸猶鬪物理然也○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之

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
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
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
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
之道則未易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

性七

四十

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於十旬弊
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
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
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
悉降其衆五代晉將符彥卿杜重威經恪

北鄙遇虜於陽城戎人十萬圍晉師於中
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之人馬
渴死甚衆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
身徇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出擊之會大
風揚塵乘勢決戰戎人大潰此彥卿爲虜
十萬所圍乃窮蹙之寇遂致死力以求生
戎人不悟之致敗也○張預曰敵若焚舟
破釜來決一戰則不可逼迫蓋獸窮則搏
也晉師敗齊于鞏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
侯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晉人懼而興

之盟吳夫槩王謂困獸猶鬪漢趙充國言
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蓋亦近之
此用兵之法也

孫子註解卷之七

卷七

四十一



